

一位藝術家從事複數的表現形式，在西歐，自從文藝復興以來就不是件稀罕的事情。在東洋，特別在中國的文學、藝術範圍裡，有涵養的官員及文人更是將多種藝術才能的表現視為一種美德。但是，現在的藝術圈裡，我們發現用相同比重的熱忱從事繪畫及雕塑的藝術家，而成功者似乎不多見。也許是教育制度的原因了不止如此吧！繪畫及雕塑，從外觀形式看來是相當異質的藝術。就複合媒材式的物件裝置藝術相比較來看，以此種表達形式的藝術，所具心路歷程也許較為相同，但是以繪畫及雕塑作為平行發展的藝術家，其心路歷程卻是不同的。因為繪畫與雕塑的性質是不一致的。就像是一個人駕御著雙頭馬車，是相當困難的，如同一心開二門，或是一心兩車。

能够化解難題，並在繪畫及雕塑的領域上發揮高度創造力的極少數藝術家中，賴純純無疑的是其中的一位。她是如何將此兩種不等質的藝術表達形式——繪畫及雕塑，在何種的獨特性或必然性的因素下，使其共存？

賴純純的繪畫，不論其樣式如何的變化，她常保持著高度統一，並洋溢著獨特的情調，給予觀賞者得到心靈上的滋潤與慰藉。對於我們現代人分裂、僵化的內心產生安慰與治癒的作用，這是繪畫的純粹度所使然。宋、元、明代的山水水墨畫及西方近代印象派至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所展現的是同質的繪畫力量。山水水墨畫及印象派的藝術，都是由含有水和光所滋潤的大自然及土地生長出來的藝術。賴純純的繪畫不論在主題的表達或技法的使用，都是以流動的光源及水氣的浸透為要素，這二向度的攝取並非是偶然的。賴純純的繪畫俱備了如同中國文人畫及美國抽象表現主義一樣，把自由動態的筆觸賦予高度的位置。她這種以筆的遊戲法則及手的觸覺痕跡作為媒介。並非只是作為人間與外界的柔和結合，擅於配合感覺天份的她，色彩不只是作為統合畫面內部的一致，同時也將畫面與觀賞者之間如同懸掛的彩虹一般情調給予統一。我及他，觀賞者及被觀賞者二元的分別性能有所超越。賴純純繪畫的特點是將易於分離分裂傾向的人與自然世界相融合為一，或者說化解

了異質間的差異。爲了這個目的所援用的手段常都是繪畫的，而不是政治的，或者社會圖像和概念的操作。以繪畫的目的及效果，以及從事繪畫的必然性，在賴純純這位藝術家是完全一致的。

另一方面來說，賴純純的雕塑表現裡，卻是要喚起觀賞者內心的緊張度，而非做爲慰藉的對話，或內心療傷的訴求。她的繪畫作爲調合多元性而趨向一元及統合分裂的方向；相對的，在雕塑的表達形式領域裡，一個個物體是整然自立的雕塑。（這點與當下流行的複合媒體式的物件裝置藝術是有所不同的。）在雕塑的各別獨立物體間，或者再進一步說，觀賞者與物體間，所引發起流動的運動參予感，或者觸覺的誘惑，或者謎題的懸疑，甚至性象徵的隱喻。賴純純的繪畫是由多元性變爲一元性，自分裂而成爲調合的定向；雕塑上則是由一元性的統合轉化成多元性，及互動的關係，從孤立完成的存在轉移至自己以外的外界並產生交融的現象。所以賴純純的繪畫及雕塑在運作的力學上是逆向行駛，在此多元性空間裡，異質性的個別體其相結合並非是機械的，概念的，或者是圖式語彙的關係，而是一個體喚起另一個體的對話，或者是由兩個變成三個，對愛的欲求及生命的生成關係，就像意識底層的反射鏡上所映出宇宙自然的秩序，及對生命欲求的脈動那種深遠而存在分享的空間關係。賴純純的單體雕塑，常現出一飽滿張力，類似種子的有機生命體，其內在蘊含著時間的無限性及生命的原則性所共同凝聚而成的生機。

生命源起的種子，是她造形的原型，這關係似乎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旬左右，當她的繪畫達到極度純粹性而成爲光體時，從這光源裡流露的光體運動，在無限的擴張及凝聚下，受到物質的阻礙而造成的陰影，成就了她的雕塑造形的起源。因此其雕塑必然的與其繪畫呈逆轉的運行發展。這是由於從光的源頭開始到具有多樣性生命現象的種子的發現，在這樣的發展變化過程中，所有的選擇及展現必定是來自其直覺的根源，而其作品的表達也都完美的符合理性，這些都証實了賴純純具有成爲大藝術家的“大器”。

峯村敏明

藝評家

四月一九九五